



富曼諾夫

叶·納烏莫夫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125



吉曼姑夫

吉·吉布森著

王海燕译



富 曼 諾 夫

[苏]叶·纳乌莫夫著

梅 子 譯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61

Е. Наумов
Д. А. Фурманов

本书根据 *Русские советские писатели Детгиз*
1957 年版本译出

富 壊 諾 夫

原著者 [苏]叶·纳·莫夫
翻译者 梅子

*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永嘉路 25 弄 6 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 094 号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

开本：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1 5/8 字数：34,000
1961年10月第1版
1961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统一书号：10078·1786
定价：（九）0.16元



德米特里·安德烈耶维奇·富曼諾夫

最老一輩的蘇維埃作家之一亞·綏·綏拉菲摩維奇論德米特里·安德烈耶維奇·富曼諾夫說：“他無論從事党的工作，或是參加國內戰爭，或是埋头書案執筆寫作，都是始終如一的。”

國內戰爭的直接參加者，赫赫有名的恰巴耶夫師的政治委員，率領少數共產黨員粉碎謝米列契耶地區反革命富農的革命軍事委員會特派員，在庫班地區歼滅一股弗蘭格尔匪軍的紅色

陆战队的政治委員德·安·富曼諾夫，同时又是新的苏維埃文学的創始人之一，是为了苏維埃文学的思想性，为了苏維埃文学的深刻的現代題材和高度艺术技巧而积极斗争的战士。

在国内战争后崛起文坛上的苏維埃作家群中，富曼諾夫可算得是数一数二的杰出人物。他的作品《紅色陆战队》、《恰巴耶夫》、《叛乱》，反映出我国人民的战斗的革命經驗以及他們在为社会主义祖国而斗争中的举世无双的英雄气概和丰功偉績。在他的最佳作品《恰巴耶夫》一书中，作家塑造了人民英雄瓦西里·伊凡諾維奇·恰巴耶夫的形象。

富曼諾夫根据内战事迹創造的作品，是广泛的艺术概括的成果，具有深刻的探討問題的性质。这些作品揭示了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作用，描写了社会主义时代的人的形成过程，成功地解决了刻划新的正面人物的問題。

富曼諾夫对我国文学的发展有重大的影响。他的作品在苏联被譯成四十种文字。高尔基論富曼諾夫說：“他見多識广，体验深刻，有敏捷的才思。”

* * *

一八九一年新历十一月七日，德米特里·安德烈耶維奇·富曼諾夫生于科斯特罗馬省謝烈达村（即今伊凡諾沃省富曼諾夫城）的一个农民家里。一八九七年，富曼諾夫的父亲为了謀求生計，举家迁往大工业中心伊凡諾沃-沃茲涅先斯克。在这里，未来的作家开始了他自觉的一生。

十二岁的富曼諾夫在讀完市立四年制学校以后，秉承父亲的意旨进了商业学校。但是他所爱好的課目却是文学。

我辛勤钻研

心愛的一門學問——
我們俄羅斯的語言，
為的是它浩瀚無垠，——

兒童時代的富曼諾夫寫道。他向往文艺和人文科学的心情異常熾烈。他不僅博覽和反復誦讀古典文學的優秀作品，而且自己嘗試著寫詩並使自己的日記、隨筆具有文艺形式。

商業學校畢業後，他到基涅什瑪去，在那裡考進了實科中學的六年級。

富曼諾夫對文學的愛好日益強烈。他在學校里組織了一個文艺小組，閱讀雷列耶夫和其他十二月黨人的詩篇，熱情奮發地討論赫爾岑的作品和皮沙烈夫與杜勃羅留波夫的論文。在這個親密融洽的小組里時常提到高爾基的名字。

敏捷而好問的才智，熱情奔放的氣概，正直豪爽——所有那些在富曼諾夫身上得天獨厚的品質，——使他到這時候就已經引人注意了。有一次他大膽地挺身而出，反對教師嘲弄一個衣著襤襯的學生。同學們都支持富曼諾夫；雖然因此受到停學三月的處分，但他卻以這次的行動引為自豪。關於這件事情他在日記中論述忠於友誼、集體力量、反抗不正義行為的自豪感時，寫道：“我們是多麼齊心一致、多麼意氣昂揚地干了這桩事情！大家決不會讓你獨自毀滅，必然會為你鳴不平，假如你是他們的同伴，而不是狗彘，不是叛徒……他們是多麼令人感動地支持了我，多麼親切地同情了英雄的行為……”

與此同時，年輕的富曼諾夫對文學的愛好愈來愈明顯。俄國的革命民主主義者——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杜勃羅留波夫、皮沙烈夫對他起了極其重大的影響。“皮沙烈夫和杜勃羅

留波夫把我的全部信念翻了个身，”——他在那一时期記述說。在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熏陶下形成了他的唯物主义的觀点，而且彻底树立起无神論。“我不信这个不可知的上帝，因此我就不祈禱，”——他在日記里这样写过。

正是在基涅什瑪生活的这些年头(一九一〇至一九一二)，当富曼諾夫非常明显地显露出他对俄国革命民主主义遺产发生兴趣的时候，他开始认真地考虑自己对文艺的出乎本性的爱好。

富曼諾夫献給他的文学教师的一首詩《在寒冷的秋天我感到忧郁……》，是他初次問世的作品，——这首詩不成熟，还象一般的少年写作，是出于摹拟的。它是用諾維依❶的筆名刊載在一九一二年七月六日的《伊凡諾沃小报》上的。

不久富曼諾夫打算用“少年时代”作为书名写一部中篇小說(可惜后来沒有写成)。他当时感到写抒情詩太狭窄，一心想写大部的散文作品。“在‘少年时代’里面，我想以某种程度上具有奧涅金的、而主要是希托尔茲❷的特征的人作为中心人物，”他写道。“我要写出我們中間‘奥勃洛莫夫精神’的由来，何况明显的例子是如此之多……”显然，象这一类的作品的构思是不可能沒有受到別林斯基論普希金、杜勃罗留波夫論岡察洛夫的文章的影响而产生的。富曼諾夫把他对从事文艺工作的宿愿和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这一时期他在日記中写道：“在我眼前呈现出我未来的文艺生涯……誠然，不象別林斯基、皮沙烈夫、杜勃罗留波夫等的一生那样严峻和轟轟烈烈，但是也是有所建树的。”“我象……別林斯基所理解的那样理解了詩。”

❶ 烏克兰語，“新手”的意思。——譯者

❷ 希托尔茲，为岡察洛夫的《奥勃洛莫夫》中的人物。——譯者

一九一二年，富曼諾夫在实科中学毕业后，进了莫斯科大学，先讀法律系，后来轉到历史語言系。他并沒有局限于課堂上所听到的，还独自刻苦攻讀，博覽群书。他不惜将授課所得的最后几个戈比用来购买书籍。大学生宿舍里的斗室一隅，每日一盆湯、一俄斤面包——这就是他当时的日常生活。“很糟糕，那还用說，”富曼諾夫在日記里写道。

富曼諾夫在莫斯科大学讀书的那些年代正值俄国革命运动的高涨时期。一九一二年春天，連納工人惨遭枪杀的事件，震动全国，激起了群众性的政治罢工浪潮。千百万工农士兵群众在布尔什維克党的号召下发动起来了。

沙皇政府担心学生的革命行动，在大学里加紧了迫害，摧毁学生团体，支持最反动的一部分教授。一年級生富曼諾夫写到当时的大學情況說：“这是牢獄，哪里是什么学府。”

在这种情况下，少年富曼諾夫反对統治秩序的内心抗議日益激昂，現在他看問題、写文章都跟过去截然不同了。他已經不象过去那样效尤那德松①詩作的短处，而在自己的詩篇里坚决地批判了消极对待現實的态度。同时富曼諾夫在大學讀书时代就已經决定了他对各种文艺流派的态度。他激烈地否定各种伪装革新的頹廢派，斷言他們“不是用酵母，而是用某种人为的和虛伪的东西”在发酵，他坚决归附于現實主义。

远在一九一〇年富曼諾夫就这样写过：“做个現實主义者——是一桩偉大而有益的事。”現在这一思想在他的文学技巧

① 那德松（一八六二至一八八七），俄国詩人，他的較好的一些詩篇中充滿了对人民的热爱。八十年代的政治反动和民粹运动的危机，引起了那德松詩中的悲哀和沒落的情緒。

的形成和确立过程中成为主导思想了。

富曼諾夫受到俄罗斯文学革命派极其强大的影响。高尔基的著作给了他深刻的印象。他在读完高尔基的中篇小说《童年》之后在日记里记下了这样一段话：“最使我感动的是阿辽沙这个孩子……我只体会到一点：……他必然经得起任何斗争，在任何气氛中不会窒息，不会堕落……”高尔基创作中的中心形象——作为战士的人，吸引住了富曼諾夫。

这样，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富曼諾夫已是一个受过俄国革命文学传统教育的二十二岁的青年。

在战争的最初的日子里，专制政府试图以官方的示威游行来“振奋民心”。富曼諾夫目击这一事件的发生，而且体会到这一战争是多么不得人心。他回忆道：“在我记忆里留下了一个恶劣的印象，”“我听到了，我看见了，是什么人参加示威游行的。一些丑恶的肥胖的嘴脸，这些人反正不会上战场的。这次的游行真下流而令人作呕。”

富曼諾夫对战争的这些最初的印象接近于俄国知识分子中一些优秀的先进人物的心境。高尔基在《编年史》杂志上发出了抗议世界大战的呼声。马雅可夫斯基在战争年代里写的热情洋溢的诗篇里揭露了“大腹便便”的战争禍首们。以后的演变更加激起了富曼諾夫的内心抗议，加深了他对这次战争的仇恨。

富曼諾夫不愿意无所事事地在后方苟且偷安。一九一四年十一月，他离开了学校。眼前即将举行毕业考试，但是他决定不参加而志愿投军去了。他在军医院、卫生列车和在前线当了两年看护兵。在军队里他目睹沉重的压迫和丧失理智的残暴行为。“军官们的待人接物是这般粗暴和野蛮，”他在日记中写道，“以至于使人可能以为这是一帮特意挑选来的残忍成性而又蛮

橫无忌的迫害者……他們象打狗似的毆打士兵，无端而又任性地想出一些荒唐的惩罚办法……沉默被打破，一桩重大案件，即

关于俄国斯卡洛茹布①們不負責任
的案件将开始审訊——这个时期已經不远了。”

除了日記的記述外，富曼諾夫还写了一些描写战地生活和士兵們的处境的特写，在一九一五至一九一六年間刊載在《俄国言論》等首都各家報紙上。他所写的象《陣亡兵士墓》、《在斯托霍德河上》、《士兵們的假期》、《多难的路程》、《灰色的英雄們》等这样一些特写，都是叙述普通士兵們的故事，他們在自己的肩头上承担着战争的全部重荷。

帝国主义战争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心目中彻底揭露了专制政体的压迫；在这个战争的熔炉里，富曼諾夫的政治覺悟日益提高，他的觀点日益革命化。

一九一六年秋天，当富曼諾夫离开军队的时候，他已經抱定了用这样的語句所表述的信念：“唯有偉大的变革方能締造偉大的俄羅斯。”因此他迫切地期待着这种事变，准备去积极参加。“狂风驟雨，将一陣紧接一陣，而我自己也将随着它卷入这一渦流中疾馳而去……”他在动身到故乡伊凡諾沃-沃茲涅先斯克去之前，在自己的战地日記中最后一次写下了这几句话。

伊凡諾沃-沃茲涅先斯克，这座居民多半是紡織工人的大工业城市，正开展着蓬勃的社会生活。現在富曼諾夫已准备好去参加这一生活。

經常跟士兵們接近，关怀他們的生活，深刻地同情他們喪失

① 斯卡洛茹布，为格利鮑耶陀夫所写的《智慧的痛苦》一劇中的人物，是个农奴制度的无能的保护者，反动軍官的典型代表。

自由的处境——所有这些在他回到故乡以后就很自然地导致了他和工人们亲密过从。他跟一些老同学在一起，在工人中间进行文化启蒙工作：在工人讲习班、图书馆、俱乐部等地方讲演。富曼諾夫热情奋发地在伊凡諾沃-沃茲涅先斯克纺织工人小组中做着宣传员的工作，正象他做一切其他事情一样。

二月革命和国内阶级矛盾的日益增长，将富曼諾夫卷进了革命活动。但是富曼諾夫并没有从一开始就理解到二月革命的资产阶级局限性，最初还没有能够正确地弄清楚复杂的政治局势。这点表现在他在一段时期里曾处在敌视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各政党影响之下。由于没有能好好地弄清楚这些党派的真正的本质而肤浅地接受了他们的“革命的”口号，他时而被“左”翼社会革命党人所俘虏，时而又归附于无政府主义者。富曼諾夫自己说过，他只是在这些党派里“做了一番巡礼”。但是尽管如此，他仍然对自己的这些政治上的动摇感到难受。当时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我完全弄糊涂了……我彻头彻尾地陷入了矛盾的困境。”

富曼諾夫跟布尔什维克党员们经常而且日益密切的交往，对他的坚决脱离资产阶级政党起了主要作用。从一九一七年三月起，富曼諾夫积极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占多数的伊凡諾沃-沃茲涅先斯克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工作。

富曼諾夫专心一志于苏维埃的工作。早在一九一七年三至四月间他在笔记里说：“我拥护苏维埃的工作……”，“必须在苏维埃工作……”，那里是“我们的布尔什维克同志”。布尔什维克们完全信任富曼諾夫在苏维埃的工作，他和这些真正是他的同志的关系愈来愈紧密。九月间他被推选为苏维埃副主席，从此就更加热情奋发地献身于巩固苏维埃政权的事业。

共产党的忠实的儿子、杰出的苏维埃军事统帅米·瓦·伏龙芝，当时正在伊凡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工作，他对富曼诺夫的政治观点的形成起了特别重大的影响。富曼诺夫在一九二五年悼念伏龙芝的文章里写道：“我将终生缅怀着跟这个我所无限敬爱的人的晤晤，他在我一生中起了巨大的作用。”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最后将富曼诺夫引导到布尔什维克党里来，并决定了他以后的整个生活道路。这个革命使他成为全体苏维埃人民所进行的翻天复地的斗争的积极参加者。

富曼诺夫经过深思熟虑而终于坚定不移地在一九一八年七月参加了共产党。他一心一意为党工作，不拒绝任何一件任务。他在开拔上内战前线的部队里特别加强了政治工作。他在布尔什维克党的各届县代表大会上积极发言，被选为出席省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一九一八年底，由米·瓦·伏龙芝提名，富曼诺夫当选担任俄共（布）省委书记的重要职务。

“我最初的革命行动是多么懦怯而缺乏经验！现在它又多么坚强、从容而沉着！”——富曼诺夫在一九一九年一月初这样记述，表达了他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和对共产党的无比信心。

富曼诺夫走向布尔什维主义的历程就这样地完成了。

现在他已作好准备，要在国内战争的各条战线上成为人民的武装斗争的积极参加者，要献身于这一斗争，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

这一时期，富曼诺夫在伊凡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展开了旺盛的社会政治活动，全神贯注地致力于革命工作，但是他仍然没有放弃文艺写作。一九一七年三月他写道，他认为文艺创作是“生活中无限宝贵的东西、光辉的事物”。

富曼诺夫作为一个真正的人成长起来了。他的眼界扩大

了。富曼諾夫作为一个作家成长起来了。他早年創作的特征——革命民主主义者而尤其是高尔基的影响，——現在日益巩固而繼續发展。在他的詩篇里，越来越清晰地流露出涅克拉索夫詩作的民間情調。涅克拉索夫的詩一直是他所感到亲切而心爱的。远在二月革命之前他就写过一首詩，按其題材（写百年沉睡中覺醒起来的人民—巨人）、按其隱喻式的体裁、按其用語的特点和韵律的結構來說，完全是涅克拉索夫式的詩：

安靜些！偉大的奇迹即將出現，
在黑暗的森林里巨人蘇醒起來，
在一座阴森、茂密的森林里。

安靜些！深沉地潛思默念吧，
巨人般的人民將怀着睿智的心靈
和強大的力量站立起來。
在肅靜无声中庄严地站起來吧，
註路吧，在殷紅的光芒中
一支新的力量來了。

富曼諾夫比过去更加强烈地感受到高尔基的創作的魅力。他嘗試着从高尔基那里吸取他的艺术寓言的手法，重复高尔基的革命浪漫主义傳奇（《伊席吉爾婆婆》等）的經驗。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在《工人区报》上，富曼諾夫发表了《溫格尔人的傳說》。这篇作品的主題思想是：写人民—巨人为爭取自由生活而进行的斗争和贊美为了人民的幸福而創立的业绩。当然，在这篇傳奇里富曼諾夫还远沒有达到高尔基作品在艺术上的炉火純青的程度。

度。重要的是另外一点：伴随着富曼諾夫走向布尔什维主义的道路而来的，是他的美学观点的明确的转变，而且在这一过程中高尔基对年轻的布尔什维克作家的影响越来越大了。

同时当富曼諾夫担任俄共（布）伊凡諾沃-沃茲涅先斯克省委书记的时候，国内形成了险恶的战争局势，——没有一个布尔什维克能够置身于决定世界上第一个工农国家生死存亡的斗争之外。

工人队伍、共产主义的部队开始象一股宽阔的洪流倾注到红军队伍里去。在最先起来响应党和苏维埃政府号召的人们中间，有神圣地保持着自己的革命传统的伊凡諾沃-沃茲涅先斯克的工人。他们组织了一支一千人的工人队伍，加入了米·瓦·伏龙芝所指挥的东线第四军。

最初人们不同意富曼諾夫摆脱党的省委书记的工作。他抗议，他迫切地争取上前线，他的顽强意志终于获得了胜利。从一九一九年一月起开始了他的战地生活，一个驰骋疆场的政委、坚贞的共产党员、忠实的列宁主义者的生活。

根据伏龙芝的命令，富曼諾夫被派到在东线英勇地抗击哥萨克匪徒和高尔察克分子的赫赫有名的恰巴耶夫的第二十五师去。

人们在最前列的散兵线上，在最激烈的战斗中，在前线最危险的地段看见了师部的政治委员。一个为全体劳动人民的事业而奋战的大无畏的布尔什维克的以身作则，在当时是必要的。否则他作为政委将不可能达到他的主要目的：以无限忠诚于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的精神教育全师，从司令员直到最后一个战士。

在这个紧张的战斗生活期间，富曼諾夫没有放弃文学创作。这时候他的文学写作的素材当然是他亲眼目睹和亲身经历的事

件。在这些事件中，他本身发展了，他的視野越来越广阔了。战斗的生活使他这个作家获得了許多新的比往时无可比拟的更加宏偉的构思。人民的革命解放斗争成为他創作的題材。这一时期同时也决定了富曼諾夫的創作体裁的特点。这就是根据具体的革命历史事件創造的散文体的作品。

这一时期伊凡諾沃-沃茲涅先斯克的《工人区报》刊登了富曼諾夫写的总称《前方來鴻》的許多篇特写。其中如《庇柳庚战役》、《解放了的烏拉尔》等，后来被采用在《恰巴耶夫》这部长篇小說里了。

一九一九年八月二十五日，富曼諾夫奉米·瓦·伏龙芝之命从恰巴耶夫师調往土耳其斯坦战綫，任战綫政治部主任。

他和恰巴耶夫以及其他同师战友們离別时，真是依依难舍，但是使他感到分外沉痛和异常悲伤的，乃是接到恰巴耶夫和他的司令部人員不幸牺牲的噩耗的那一天。突如其来消息使富曼諾夫大为震惊。他用充滿哀痛的語句在日記中写下了这样一段：“我怀念所有的人，为所有的人感到不安和悲痛，惋惜所有的人，但是在所有的人中間，突出一个最亲爱的人的音容——那就是恰巴依①。全部思想集中在他身上。”

但是越来越紧张的斗争不再让他哀悼下去。一九二〇年初，土耳其斯坦战綫上出現了极端紧张的情勢。与全国中心地区隔絕的謝米列契耶省成了国内反革命的根据地。巴斯馬奇匪帮在边区流窜滋扰，試圖激起謝米列契耶的俄罗斯族农民和吉尔吉斯人之間的民族殘杀，煽动当地的农民群众起来反对苏維埃政权，举行反革命叛乱。

① 恰巴耶夫的爱称。——譯者

富曼諾夫以土耳其斯坦戰線革命軍事委員會特派員兼第三師軍事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奉派去謝米列契耶省會維爾訥依城（即今阿拉木圖）。他率領少數政治工作人員在一九二〇年三月初出發到那裡去。以富曼諾夫為首的共產黨人把當地的農民吸引到蘇維埃政權這邊來，敉平了爆發起來的叛亂，並擊潰了反革命富農。在謝米列契耶全境重新確立了蘇維埃政權。

富曼諾夫再一次百分之百地沒有辜負黨派他到前線最複雜的一個地區去而給予他的高度信任。

一九二〇年八月，富曼諾夫被調派到庫班第九軍革命軍事委員會去服務。他到達克拉斯諾达尔後，就立刻被任命為紅色陸戰隊政委，去消滅從克里米亞侵入庫班地區的一支弗蘭格爾的部隊。因為執行命令有功，富曼諾夫被獎給战斗紅旗勳章（這一戰役為富曼諾夫提供了一年以後寫成的中篇《紅色陸戰隊》的材料）。

一九二〇年十月，富曼諾夫被任命為第九軍政治部主任。同年十二月，他當選為第八次蘇維埃代表大會代表。在代表大會上他重新遇到了自己的導師和朋友伏龍芝。伏龍芝邀他去烏克蘭共事，但是富曼諾夫要求讓他到高加索第十一軍去做報社工作。他一心向往文藝工作的念頭，始終縈繞腦際。他認為現在實現自己這一抱負的有利時機已經到了。

一九二一年三月，富曼諾夫被調到梯弗里斯第十一軍政治部去編輯政治部出版的《紅色戰士報》。他專心一志地致力於文藝工作，在報紙上發表了自己的特寫和論文。尖銳的、熱情洋溢的政論體裁成為他的風格的特徵。

文藝活動，正如他自己所說，使他感到了“個人的幸福和心滿意足”。但是同樣那一個想法，他，一個共產黨員，還以另一方